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 第三十四回 現原形龜精被戮 忿出丑王勇助奸

詩曰：

道安助逆頗稱雄，技藝全憑毒氣衝。
不是王姑施妙法，焉能破敵建奇功。

且說王姑焚起難香，得了寶物。點兵調將，到營前相助。駙馬傳令，命岑鐵虎為先鋒，王姑押後，馬雄運動糧草，眾道人合掌拜送。救兵如救火，日行夜走，非止一日。不覺到了營前，安下營寨。軍士進營：「稟上王爺，眾人將軍，王姑兵到，已安下營寨了。」馬俊出迎，接入坐定，各敘見談。一眼見駙馬當先：「請問賢弟，監打擂台可得完工否？」駙馬道：「慈悲之言，一一應驗。期到滿日，便見令親到來。」吩咐左右：「有請岑公子，上前見禮。」王爺一觀，見他面如滿月，齒白唇紅，鳳眼蠶眉，英雄偉偉。「請問賢弟，此位就是麼？」柳絮說：「然也，弟曾問明，乃是昔日鎮國大將軍岑英之子，岑鐵虎是也。」眾將一齊坐下細談。郝聯與柳絮等相會見禮。馬俊道：「岑公子今日是一家之親，煩在營中屈駕，以圖上進如何？」岑公子允諾不表。

王姑道：「請問哥哥出兵如何？」王爺道：「妖道法力無邊，陣上之中，忽然現了龜形。其毒氣難堪。我幸得寶劍傍身，又得衛將軍顯聖，不至喪命。今幸駙馬兵到，會齊明日，興兵助戰，何愁不滅此賊乎？」傳令：「辦酒與賢弟賢妹夫等一敘。」馬雄運糧亦到繳令。王姑道：「小妹已蒙慈悲所傳法寶，自有破妖之策；不若暫交帥印與小妹子法令，除妖之後，印信交回。」馬俊大喜，即將印信交代。

是日會兵，王姑提調兵將。便道：「兄長督兵，押住後陣以防不虞；煩岑公子帶三千人馬，守著山腳之東，緊要隘口；令包郝二兄躲在山腳之西，帶三千人馬埋伏，捉賊之計；令石如虎、羅清帶三千人馬，山南之後，截住國賊，提防逃走；令趙虎、馬雄帶三千人馬，往山北之下埋伏，勿使走漏；令張珍、李鳳二將，在吾左右，以為輔翼，我有聖母靈符，貼在你盔頂之裡，提防邪寶。」眾將得令，依計而行。馬俊大喜：「看吾妹子不出，亦曉用兵如神。」一一點完。將東炮山圍如鐵桶，水泄不通。

寨兵入內稟道：「啟上魏公，漢兵分五路而來。把山圍繞，請令定奪。」奸相大驚，卜道安上前：「主公勿憂，勝者則可。若是敗者，貧道望回逃，往外國借兵，務圖漢室。主意已定，請二位公公在此，謹守大營。」即帶兵出陣前，忽見一位女將，面如冠玉，美貌超群。盔甲鮮明，手拿繡絨刀一對，身騎白馬一匹。未知誰家之女，向前問道：「爾女將是誰家之女？敢到陣前賣俏。」

王姑大怒，見他頭戴逍遙巾一頂，身穿八卦仙衣，頭生二角，料知烏龜出現。「若問本王姑之名，悅心王胞妹，馬鸞英是也。」妖道聞言發笑：「乃仇人見面，莫不是昔日九龍仙為爾喪命不成？」手持三尺劍，照面刺去，二家交手，兩軍對敵。悅心王押住陣腳，王姑與妖道對陣，奸黨分頭對敵。妖道見不是他的對手，難以取勝。祭起葫蘆，陰兵數千。

王姑見他妖術弄起，快將葫蘆一揭，走出一隻火麒麟；周圍繞繞，火燄騰騰，把陰兵燒成灰燼。妖道又將金盒一揭，鐵嘴烏鴉數百，搶人眼睛。眾兵被嚇，王姑用八卦仙衣乾坤網拋起，盡把烏鴉網盡。吩咐黃巾力士，帶回普陀山發落。妖道大歎一聲，難顧羞顏，現出原形；大龜毒氣一噴，烏天暗地；王姑不慌不忙，用淨水一灑；手拿千年桃木劍一口，將靈龜斬落。要逃逃不得，要遁遁不能。可憐修煉有年，一旦盡為烏有。揮為兩段，龜頭擦起，墜落西方。王姑收還寶劍，於是督兵殺上，五路人馬一齊殺出。賊兵大敗，死者無數。

後面屈忠成，見喪了軍師，兵將被殺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只存殘敗人馬千餘，獨有二監隨於左右，峻嶺蟠山，不知所之。入回寨內商議，閉卻寨門，高掛免戰牌。心中忿恨，當日誤聽韓通之過，至此進退不能，悔之莫及。馬俊大獲全勝，回營犒賞三軍不題。

再表赤鬆林王勇，有日回歸寨內，靜坐無聊。自思：「一心去打擂台，演示英雄，被馬鸞英踢落台下，觀者甚眾，實是赧顏。正是：『縱有西江一泓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有恩不報非君子，有仇不報枉為人。』」悶悶不樂，忽然嘍囉稟報說聲：「大王，今有馬俊兵敗東炮山，命開擂台的馬鸞英，提兵助陣。殺敗屈忠成，斬了道人，把兵困住水泄不通。特來報知。」王勇一聞，喜出望外，便道：「我仇有報矣。不若相助屈忠成一臂之力，同誅馬俊兄妹，方消我恨。」商量已定，一結義之弟姓侯名相，他亦勇力過人，有飛簷走壁之能。修書一封，命他帶到屈相駕前。待他奮勇殺出，吾於近山等候。其書曰：

赤鬆林寨主王勇，致書屈丞相閣下。某聞馬俊逞能，帶兵征東炮山，殺死軍師卜道安。丞相被困，左右難以逃出。吾實因打擂台，被馬俊之妹鸞英打丑無顏。欲消其恨，獨力難持。特修書到此，懇丞相統齊兵將，奮力殺出。待吾起了嘍囉數千，在外等候接應。祈丞相勿視為虛文，恐終受困，難以久拒也。特著義弟侯相，奉書以聞。書到之日，專候複音。不贅云云。

侯相領寨主之命，持書非止一日，到了東炮山。見旌旗密豎，營盤連列。心內思量，此書如何報人？躊躇半晌，突生一計：「待吾隱出平生手段。」時已三更，巡邏稍疏，潛身步入到營，靜出營盤之外，尚離五里，方到山前。幸喜無人阻擋，到往山前，大喚嘍兵。嘍兵細問，侯相道：「我是奉赤鬆林王勇寨主之命，有機密書呈遞。」嘍兵進入營中，稟道：「主公在上，山腳有人說，奉赤鬆林王勇寨主之命，有書呈上，稟知王爺定奪。」屈忠成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「請進。」進入叩見，將書呈上。忠成命入後營，款待酒筵不題。

且表奸相，命左右傳齊二監，數名偏將，到聚義堂有緊事酌議。各人聞喚，即出大堂。眾人打拱：「主公相喚何事？」屈忠成：「非為別事，今有赤鬆林王勇，著義弟侯相持書到來。但聞其名，未識其人。書中言語，列公請看看罷。」內一偏將趙仁上前說道：「主公看其來書，或有詐誘？我等下山，暗藏埋伏，措手不及，恐被他害，務在三思而行。」

又有一偏將，姓錢名光。上前說道：「主公，趙仁之論差矣！我愚意忖度，漢兵圍如鐵桶，窺伺我等，兵微將寡，糧草不敷，難以久拒。圍了多日，並無挑戰，必然欲老死我兵之計也。目下既是赤鬆林寨主，以雪恨起見，願為外合。具言主公回答來書，約以書到之日為始，待至四天，奮力在裡殺出；寨主提兵救護，切勿爽言，則實幸甚焉。若謂坐山不出，豈不老了兵將。看看待斃，恐無別策，願主公察之。」

又有偏將孫旭上前說道：「主公勿憂，小將也曾會識其人。前者擂台，吾在旁觀時，見王勇自道其名，被馬鸞英踢下擂台，滿面通紅，垂首而去。今之來書，似亦真確，願主公准之。」屈忠成道：「所論理當，待孤修書回覆。」命人人後寨相請：「煩侯將軍，交書致意，幸勿爽約。」屈忠成便執筆揮回書。書曰：

東炮山魏王屈忠成，馳書奉復王勇寨主麾下：尚荷住紮，拔刀相助，救我困於核心，美意莫大焉。茲復來翰足下，書到之日為始，俟至四天，二更時分，以火為號，在西邊殺出。如此如此，幸勿爽約。得勝之日，自然感德無涯矣。崑此奉復。

且說屈忠成交書，侯相帶回。拜上寨主，依議而行。侯相奉回書，辭別登程。許多躊躇，緣得出漢營。

欲知奸相傳書，王勇依行如何？且看下回再解。